遠生遺著

黃遠庸著

黃遠生遺著附錄

黃遠庸著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二編

·99·

綜合類

黃遠生遺著附録

黃遠庸著

黃遠生遺箸附錄目錄

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論衡雜誌）

吾前著一年以來政治之眞相、而歸其總因於兩大特殊勢力之相持、此所謂兩大勢力者、即袁派之勢力及國民黨之勢力是也、若細分之、又得益進步黨之勢力而爲三、（前身之共和黨民主黨等之得自成爲一派之勢力也亦然、）蓋此派之勢力、介於袁派與國民派之間、動足左右、輒爲輕重、若善用其勢力者、未嘗不足於政界生偉大之作用、否則亦消沒於一種勢力之中、而永久成爲兩特殊勢力相持之局、吾國不幸、以外界境遇之困促、足以容政治競爭之餘地者至稀、或即以此兩種相持之局而同歸於盡、若土耳其今日之舊黨與青年革命黨者然、斯眞吾人之所痛心者也、

夫一國有兩種勢力之絕對不相容、因各欲保持其勢力、故乃犧牲一切以殉之、則一國又甯有幸、故今日欲求吾國之不亡、除於國家本體政治本體研求方法以外、當有兩種先決問題、一保持此特殊勢力者、當各求消納之法、而勿擴張其分立之程度、二與此特殊勢力無關、或有關係而心知其不然者、則別以獨立自尊公平無私之道、維持政局之均衡、而切勿騰其餤而揚其波、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又曰、知幾其神、此二義者、則亡與不亡之幾也、

（一）對於袁總統之警告

袁總統既有功於南北統一、物望所嚮、宜若大有可爲、顧其危機即伏於物望之中、蓋此物望中之所含

性質、大半爲消極的倚賴、而積極的信任之心甚少故也、質言之、袁總統之政治能力雖極卓越、而中外之人若已於今日預定其所能進步之範圍、而決無復奢望者此甚非佳象也、常人之言、大抵謂現狀非袁莫能維持、而政治之進步則無可望、又若謂極知袁公亦大不韙但今日究不能不以此事推袁、甚至謂袁公政治之地位、在理亦無可保留、惟以有此特殊勢力、正恐一去、則暴亂者遂起、大局瓦解、故無論戴袁者或極不欲戴袁者、而皆不能不出於一致、此袁公之所以爲偉也、然以如此資格、乃令海內人心無復餘望、而猶有一大部分人、以爲勢之無可如何不能不推戴之、則愛國以愛袁公者、安能不爲袁公進一籌乎、今日大勢、乃如朽索之馭六馬、隆隆者滅、炎炎者絕、謂其不善自養也、以南京政府之失敗、故有袁公今日之極盛、以國民黨種種政策之自殺、故物望之歸於袁公益深、然則袁公勢力之所由盛、乃一半由於他力之反動、中國人心最易厭倦、且對於優越之勢力家、而常好爲反對、竊恐人心反對國民黨之勢稍衰、而儒所懷大願於袁公者、不能相償、則將復逆轉而向於今日之所推戴者矣、故今日乃袁公日新其政治運命之時、而決非奮威耀武告厥成功於國內之時也、乃須以政治最高之眼光、爲全盤計畫之時、而決非專與國民黨爲對待之時也、凡立足於政治界者、對於政敵、當發表其所信、以正當之權力與爲光明正大之競爭、而不可專存對待之心、專存對待之心、而蔑棄政治上之常軌者、則或兩敗而俱傷、或敵存而己亡、國民黨一年以來、眼光僅求對待一人、而不肯於政治上爭勝、著此其所以失敗也、所謂袁總統當日新其政治之運命者如何、即一取常人之所不滿意者、而一一反其道而行之是也、

常人多疑政府曖昧、自今以往、當益求光明、常人多疑政府偏私於一隅之人、自今以往、當益求大公無我、常人多疑政府習於苟且敷衍、自今以往、當益求振厲奮興、常人多疑政府好用軍警干涉、自今以往、當益厲行法治、常人多疑政府揮霍冒濫混亂財政、自今以往、當益求整飭嚴肅、常人多疑政府急對於內而緩於對外、自今以往、當於外交爲全盤之計畫、而決勿忘遠略而圖近功、竊謂反對袁總統之最大派別有三、(一)國民黨以特別勢力之不相容、而與爲反對、(二)新式政治家之以理想之不相容、而與爲反對、(三)舊日之道德家以袁總統之政治手段與其思想之不相容、而與爲反對、其他則有宗社黨之懷仇而與爲反對者、舊官僚之以同在班列而與爲反對者、又或有失職怨望而與爲反對者、國民黨既獨冒鋒矢、持之過急、遂令多數之反對黨、不得已假借而與今之政府相合、此不得謂非國民黨之賜、若國民黨之反對衰、反動力既滅、則政治思想及論理思想之不相容之二大反對派、必嶄然而起、則危機發矣、故袁公既爲今日中國不可少之人、則吾人甚望其發展人心之積極之信任心、勿徒恃人民之消極倚賴心、當益求消除反對黨之口實、而勿專與反對黨爲手段上種種之對待、其第一要義、在除去成敗利鈍之見、而以公理正義與天下相見是也、以近事略言之、黃克强之上將、如法在取消之列、則當聲明事跡、不當假借他事、影躍其詞、國民黨若有可誅之罪惡、亦不妨申罪致討、不當電文往復、與爲抵拒詬誶之詞、軍警既法定不能干涉政治、則所謂某師長某軍長之通電、不當不加以譴責、凡此皆隳喪人心、而失政府大體者也、又如中俄協約、如於大局上不能不訂、則政府正當開誠布公向議會

爲切實之討論、卽總統自身、亦不妨發表政見、通告天下、決不必故引外人不日將行動自由云云、以示迫促之意、吾人甚希望袁總統除維持現狀以外、能爲中國政治之革新家、指導家、爲百年以後之成功家、而決不僅爲一時之勢力家也、

今袁總統之所急急者、殆不外　於全國之統一、此義海內愛國之士、莫不贊成、顧所謂統一者、在國家法治之普及、中央之於地方、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決非僅求伸中央黜陟之權、地方官吏形式文告之往復已也、往者滿清亦號統一矣、酒囊飯袋之冗員、窟穴幾遍、等因奉此之文書、絡繹於道、然政令之隔閡、聲教之背馳、蓋部落土司之相等、故中央政府而求統一也、則必須有偉大而確定之計畫、以精心毅力行之、其有此、則國之幸也、若其無此、則去一藩鎮、易一督撫、謂之個人勢力消長則可、謂之國權之統一、則不可也、

又以袁總統之經歷閱富、其不滿意於今日中國新人才也、亦固其所、以今日新人才、誠多言而寡要、好虛文而鮮實力也、然必以無閱歷之偏詞、而屏棄新者不用、或用矣而僅置於閒曹或記室之列、邊疆鎖鑰、樞要重地、一一以老成而無新知者爲之、坐令新舊之隔閡益深、南北之意見不化、則國之大患、必伏於是、日本維新之所以能成者、正以伊藤井上大隈之流、皆開國新化之士、而又不耽於急進、中流砥柱、爲國之重臣故也、今中國卽無此等人才、亦當廣求新進、蔚爲人物、以相當之人董率之、而後蜿蜒蟬蛻、相與有成、吾甚願袁總統勿以不用新進爲有知人之哲、必以養成新進爲一已之任、則吾國庶有豸乎、

復次、吾人尤有一藥石之言爲袁公告者、則公宜於綜覽政務之暇、時時考察國人之新心理及新潮流是也、今袁公之積極的精神、宜若國人所具瞻、顧吾人頗嫌其詳於文牘簿書、而略於政要、又太拘牽於舊習與成見、而有時不察國人之心理及大勢之取趨也、吾國之新政客、苦於思想多而事實少、而袁公之敝、乃在思想少而事實多、竊謂宜屏除細務、收攬物望、時與上下討論、以恢廓其心胸、自古英雄、好觀大略、竊謂袁公卽一英雄、但其好觀大略之意太少、遂爲時詬病、今必以舊式之牢籠奔走之術、爲遂足盡其大略、而於新舊思想之隔閡、絕無道以化除之、則竊恐袁公之智盡能索也、必執一固定之城府、以爲經緯布置、將不失秒黍之算、竊恐故步已移、而蓬心未化、其失敗將出於常智揣測之外也、夫袁公而能蛻化於新潮者、將必有恢張一世之遠略、推倒羣賢之政見、發表於天下、而決不能令常智之徒、僂指而測其所能至之極境、嗚呼、此非空言也、

臨時政府一年之成蹟、諒袁政府者十之二三、其不相諒者乃十六七、比者刮目以觀袁政府之更新、而國人之心理轉移、乃劇速於時局之遷易、袁總統有形之勢力、卽日盛一日、無若與吾所云日新其政治之運命云云者相背馳、則竊恐吾國之距土崩而瓦裂也不遠矣、此吾人不得不以愛國而愛總統者爲袁公進一忠告者也、

（二）警告國民黨

同盟會對於革命事業之有功無功、讓之後世公論、不待繁言、顧同盟會之宗旨、決不以區區排滿爲已

足、及革命事成以後、對於國家當有確定之計畫、而懍然於此後爲遺大投艱之時、非志得意滿相與矜伐之時、則無可易也、吾蓋深惜同盟會以絕好之基礎、可得全國之信仰者、而乃以種種自殺之政策隳喪之、第一墜喪之於南京政府、第二墜喪之於南京政府取消之後、不能確定消納新舊調和南北之政策、惟是日爲勢力相持之爭、第三墜喪之於不能先時改組、及改組爲國民黨時、又不能盡如宋遯初之志、行大改革、惟是爲一時之勢力計、委曲彌縫、以裝飾外觀、第四墜喪之於對於國家無確定之政策、或主大借款而或反對之、或前主大借款而後忽反對之、第五墜喪之於急求近功而忘遠略、如政黨內閣之主張、如假裝的國民黨內閣之急造是也、第六墜喪之於好爲不能實行之主張、如二十萬里之鐵道云云者是也、向令南京政府初立時、同盟會奮然改組、廣納社會各方面有品望之人、斟酌國情、齊一趨向、不容有暴民專制之惡名詞發生、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不與袁氏爲勢力之爭持、開誠布公、既不以政敵故而加以峻防、亦不因苟合故而弛其監督、更不因決裂故而故違反多數心理、主張武力解決、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人不以急求政權、急求多數、廣納兼收、令官黨及奸徒得用爲逃藪及傀儡、鼓舞議員、部勒報章、相與爲嚴明公正之監督，和平中正之好音、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都督、戢抑雄心、刬除客氣、勤求疾苦、收攬物望、不急急於標榜黨援以求勝利、刻畫新治以召怨毒、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黨魁謙抑不伐、刻苦自勵、勉修明德、樹其風聲、鼓吹政談、爲國儀表、憑藉既厚、感召自易、何至空穴來風、令一部分人以偉人爲詬病國民黨、誠能自其初以五年或十年之決心、不近政權、專以推廣實力、普及政治

教育爲宗旨、對於政府、尊爲忠懇之引導、和平之監督者、就國民黨自身、固可藉此修養、令革命黨成爲直正之政治家、就中國而論之、則數年之內、既食國民黨維持大局之賜、數年後將享國民黨改進之德於無窮矣、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今國民黨正以矜伐自敗、而其痼疾、尤在喜功欲速、不顧國情民意、

在已則曰發揚蹈厲、在人則曰跋扈恣睢、在己則曰擁護共和、在人則曰圖謀不軌、國民黨之歷史、亦有所自來、其所爲苦心孤詣、指天而畫地者、恐亦未可以局外人一筆抹煞、但以國民黨自身首尾互異、理欲交乘、謀之不臧、言之不愼、遂全以極好之基礎、得此一極不良之一段落之結果、此不特向與國民黨有關係者言之痛心、卽局外之愛惜民黨基礎者、亦不能不爲嘆息者也、

嗚呼、逝水難追、前塵若夢、吾輩請爲以後種種若今日生之說法焉、今有兩種極確之事實、此國民黨之圭臬者、卽自宋遯初君改組國民黨後、極力主持穩健、其所辦機關報、毅然一改尋常衝突抵觸之論調、而社會翕然表其同情、又自宣傳海上陰謀中止、南方民意、漸漸有矜惜民國之勢、卽可證明發展國民黨之法、在和平不在亂暴、在冷靜不在囂張、國民黨惟不近政權、而國人將以厭惡官僚之結果、致其希望於國民黨、國民黨惟不排斥異己、恢廓雅量、則海內君子、將翕然而歸之、今政黨中之有朝氣、及自信力、其分子能爲積極之活動者、比較的尙推國民黨、弊坐於不審國情、不察民意、不知自剋伐、流於無意識及盲動耳、今宜懲毖先後、踐履篤實、發其輝光、對於內部、宜先淸理黨籍、以樸實穩健之士、廣爲社會

上之活動、政治思想之鼓吹、以涵養人心、翕收物望、對於外力、宜持消納及和平指導的主義、放眼前之政府及憲法問題、急宜速為解決、以示國民黨好和平愛國家之意、不宜故作操縱、更於黑幕中為無聊之主張也、夫既明知武力解決之說之不可行、舊勢力之未可一旦去、而必欲引□□□之徒相與指天畫地、以幸得萬一之當、即萬一得當、亦僅成南北分立之局耳、則大局又寧有幸、國民黨臣子心中之耿耿不能化者、良亦事理之常、但今不自化其耿耿者、即國民黨之自殺而已、夫復何言、

（三）警告進步黨

嗚呼、往之共和民主等黨、所以能成為一中間勢力者、非若同盟會之有甚深歷史、其分子亦非能若同盟會之分子之為孟晉的活動者也、其大半乃由同盟會或國民黨之激刺之、而因以代表國內一大部分之穩健或保守的思想云耳、惟其歷史本於被動、故絕少積極之主張、又惟本於被動、故絕少偉大之活動、又惟以穩健相號召、故流弊或不免於腐敗、大抵兩黨之得失、又得略言之於下、國民黨弊在盲動、進步黨弊在疲軟、一也、國民黨弊在空想、進步黨弊在拘牽、二也、國民黨弊在誇張、進步黨弊在委靡、三也、國民黨弊在有團結而無指導、進步黨乃在於議論多而太不團結、四也、國民黨弊在黨有中堅、而健全之分子太少、進步黨弊在無中堅、而平等之分子太多、五也、國民黨取委任制度、指揮號召、猶能齊一、特恨其黨魁行動、往往與黨不一致、前此之共和黨、（進步黨現亦取委任制度、至以前以共和黨勢力略盛、故舉此為例、）取選舉制度、黨內活動、太不自由、今雖改為委任制度、是否能整齊嚴肅、不無疑問、

六也、綜之兩黨之比較、一則眦於急進、一則眦於保守、一則有將來而無現在、一則似有現在而無將來、此後對於兩黨之箴砭、一言蔽之曰、國民黨須勉取交讓之精神、進步黨須速進於自動之地位而已、兩黨尤有一共同之藥石曰、眼光須透出於黨以上、不當專作黨與黨對待之思想、今以政黨之勢力論天下大勢、決於兩黨、兩黨須以誠心誠意協商最近大局問題、各讓步至於其可以讓步之程度、各進取至於其可以進取之程度、勿日於院外為無意識之深閉固拒、勿日於院內為無意之詬駡喧囂、令全國人心厭倦輿論、厭倦政黨、厭倦國會、乃至厭倦共和、厭倦國家、是則兩黨所應共負之責任也、更有一言為兩黨公同之警告者、則兩黨人士、急宜禁絕地方黨之臭味、勿以黨爭之禍、蔓延及於全國是也、夫各省行政之權、理宜統屬中央、則兩黨之爭、應及於中央行政為止、至於地方自治、則以無黨為宜、今必以地方之黨爭、傳染及於中央、以中央之黨爭、蔓延及於地方、膠結深厚、猝不可解、令無辜人民相率以殉土流之意氣、而黠猾無賴、皆得假政黨以為護符、此事之大不可者也、

吾人再重言以申明之曰、進步黨者、勿專從對待國民黨著想、須要求自主之地位、則黨禍庶幾少息、又必斟酌輿情、體量國勢、造成一穩健堅固之政策、以為號召於天下、使吾國之國粹主義、賴進步以晶瑩、而光大、庶進步黨之進步、將日進而無疆已、

（四）結論

時賢之口頭禪、動稱以國家為前提、特苦言行不一致耳、使其一致者、則吾請勸袁總統勿專從操縱政

審上著想、國民黨勿專從對待袁氏個人著想、進步黨亦勿專從對待國民黨上著想、大衆齊心一意、專從中華民國之前途著想、各自殉其所信以盡瘁焉、各自輸其誠款以相與容納焉、則國步庶有幾希之幸耳、不然則墨西哥之大亂頻年、土耳其之四分五裂、波斯朝鮮之人之相率而爲外國黨、皆吾國之前車也、又甯有不然者哉、

夫吾人對於此三大勢力作平等觀者、有二義焉、一特殊之私勢力、吾人將絕對不顧其生存、對於袁總統與對於政黨無異也、至於光明正大之公勢力、則吾人望此三方面各爲正當之發達、以爲此三方面各爲正當之發達者、不特不足相妨、且足以相成而相生、今若袁總統之軍警派勢力、官僚派勢力、根本破壞、則吾國之武力及吏治之一部分人才、（官僚政治、非最惡名詞、但視用之者如何耳）卽根本喪失矣、國民黨之勢力、無論不能取消、究令取消、而民黨之基礎、青年之原氣、卽根本喪失矣、進步黨之勢力若自然歸於淘汰、或根本取消、則一國中流社會、失所根據矣、况於一國之中、旣有一大勢力存在、欲取消破壞之、則必須經若干之苦痛、以吾國之國運、尤恐其以取消一種勢力之故、而國家相隨而歸於取消也乎、嗚呼、存亡治亂之機、有至明者、而當時不悟、遂以覆一國之人、沈溺而亡、其例至多、而吾國今日、豈其然乎、豈其不然乎、

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民國元年九月初五日）

其一

孫中山於八月二十五到京、記者卽思一訪問其政見、總合所聞、作爲此篇、記者既不欲冒昧而往、乃以同盟會中友人某君介紹、於二十九前往、蓋中山君現定單日午前見客也、記者以是日午前九時到石大人胡同前總統府、自街口以達府門之首、警衛森立、車馬闐咽、自袁總統遷入國務院後、久已不見此景象矣、蓋袁總統有內令、凡所以招待孫先生者、其警衛規則、並照現總統例、故出入警衛、嚴重異常、某君慨然謂昔華盛頓乘一八馬所駕之車、而美人已以君主 King 相擬、華盛頓卽避不復御、今總統之自待及待人如此、外間謠諑所由來也、然有爲袁君辯護者、謂中國情形不同、不如是則將有意外、或益爲人民所輕、記者慨然、是則不僅總統之程度問題、及人民之總統問題也、到總統府後、傳宣者引入大門右側之招待室、是時（九時）中山先生尙未起、招待室中有訪其隨員某君某君者、亦皆未起、想見連日疲勞之甚、然室中坐客則已至十餘人、廣東人占多數、有中服而軒昂者、有面目黧黑而憔悴者、意者其老同志耶、新支那社日本人之安籐君、朝日新聞之神田君在焉、有名之鄭師道君則亦在焉、坐定則陸續而至者、坌集室中、幾無立足之地、至十時許、乃由傳宣者引入大客廳、孫先生之祕書乃出而一一以訪客名刺詢問本人姓名良久、而客之至者更多、並此大花廳中亦無立足之地矣、神田君等以約

定時間先入、餘客乃皆坐候、來者既益多、乃分二客廳而坐、總計是日之客、蓋已七十餘人、記者後至、客廳係三連間其第一室即孫君會客之處、第二室散坐之處、第三室即記者等候見之處、三邊皆徹、故記者於第三室望見第一室中中山君與神田等會談情形、鬚眉並見、而門外迴廊之間、盡以同盟會諸君充塞、蓋皆來為孫君助理或承應者、時已至十一時、而神田等會談尚未畢其事、若挨次宜見、不知何時始能得望顏色、顧中山君之顏色既為記者所習見、又於第三室中瞥見甚悉、是日之十一時、各總長次長定約宴請中山於金魚胡同、其後則廣東公會有會、鐵路協會有會、料中山君必無以次談話之餘暇、若匆匆一見即又無聊、記者又有別約、乃匆匆不別而出、於是乃齎得最好之新聞材料以報告於諸君、其孫先生處、則擬另訂時間約見矣、

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民國元年九月初六日）

其二

袁孫所交換之政見及其關係

記者既出、所未得之於中山君、乃間接得之於秘密偵探、因是乃得將袁孫二人談話之內容及其關係調查無遺、自信足以為最確實之報告、此真記者之光榮也、茲僅記其大略如左、其因須秘密者、則暫付闕如焉、

自中山到京（八月二十五日）至今日（九月初一）袁孫二君相見共四次、第一次（二十五）孫君拜訪、第二次袁君答訪（二十六）第三次袁君宴請孫君（二十七）第四次總統府公讌孫君（二十八）孫君在議會席上則默默寡言、故幾幾無新聞材料之可道、惟其第一次第二次二君對談甚久、第三次之會、則二君會談乃至自午後五時至十二時、總其會談要點（第一）爲孫君最得意之鐵道問題、孫君致宋教仁君書已主張二十年之內修築二十萬里之鐵道、由此以輸入外債可得六十萬萬、吾人殊多不解、第一則此二十萬里之鐵道之幹支線之起訖如何、第二國內鐵道既已有條約上之限制、邊防鐵道復多受外交上之拘束、此二十萬里之鐵道如何起手、如何聯絡、第三則今之借款皆以外交爲之樞紐、且二十年之內、如何可得如許之遊資、其他種種疑團、尙難縷述、然袁孫二公所談則以此爲主題、因以縱及實業如何籌辦、兵備如何擴張・蓋孫君之所進陳於袁君者、謂將以此連絡歐亞、如蒙古鐵道則直通至莫斯科及中央亞細亞、中英鐵道則直由西藏以通至印度阿富汗、中德鐵道則直通至小亞細亞、中法鐵道則直通至印度支那之類、此等皆列强之夙謀、欲自其殖民地達吾邊防以貫徹吾內地之鐵道固有政策、總言之、孫君之意列强方由彼以及我、我今先由我以通彼、如是乃能先發制人、令外交上軍事上實業上皆生一極大之變化、讀者不必遠考列强鐵道政策歷史、但近覽各報所載中俄大鐵道之計畫、稍遠則取鄭孝胥所主張四大幹路借債十萬萬元之條陳讀之、便能深明其故矣、二公語次由此以及外交問題、（第二）孫君遂問袁君以聯美歷史、袁乃告之如此如此、孫君即席嗟歎、謂爲遠謀、然二

君當時即取消聯美之政策、至於今日究以聯何國爲宜、二君亦已談及、以屬外交祕密、不爲發表、但敬告諸君、二君言次曾及外交上之聯絡有二種、一形式上之聯絡、一精神上之聯絡云云、便知記者之非捏造也、談次、二君因以連類及於實業(第三)孫君謂自己此後當從事於社會事業、且從事於此、當較袁君更爲適當、語意中實表明其不願爲第二次總統之意、袁君言下提出抗議、謂我雖係歷來做官、然所辦之事、卻以實業爲第一大宗、從前在北洋即立意專派實業學生、至於政法學生、實在因爲不得已而後派者、以自表其愼重實業之證、孫君又力駁之、謂我做此等事、必較君更能取信社會云云、蓋二君不爲總統之競爭者、而乃相競爭爲實業家、可爲吾中國實業前途慶矣、又聞二君頗及黨派問題、(第四)袁君因歷訴黨派競爭之苦、孫君一力擔任、謂此等之調和、我優爲之、(第五)二君又頗及集權分權問題、孫君之意、則頗主張有限的中央集權、其意謂司法交通外交軍事財政、則宜歸之於中央、其他則宜由地方自理云云、以上所述、於袁孫二人談話之輪廓、十得八九、除鐵道問題係一種開國遠謨、未敢置論外、其最可注意之處、則孫君之推讓第一次正式總統及力任調和黨派二事、而記者之所深慽者、則以二君之推襟解抱、如何不於今日確定時局上之死生存亡問題、爲確實正式之解決、而乃以恢張遠略爲急也、記者之意、以爲今日外交上之大借款問題、內政上之約法修正問題、集權分權問題、軍民分治問題、及省長簡任或民選問題、皆最紛糾而難解決者、必有待於二公之正式商推、公然發表、以令輿論有統一之機緣、而大局方有著手之希望、不然、則雖有最偉大之計畫、亦何所恃以爲游刃之餘

地、世界豈有無財政之國家、不統一之國家、而能言理想言計畫者乎、以吾國力之雄、將來國債即進至六十萬萬、或亦不足以竄我、奈眼前則已貧無立錐地、何直接借債於歐美市場之計畫、誠記者之所深表歡迎、然奈此六國公使已經正式指定代表銀行、何築路二十萬里、連絡歐亞、誠足令內國之政治、世界之外交、生一絕大之變化、然奈此警耗頻頻、眼前將令吾黃帝子孫無立足之地何、吾人既不深悉袁孫二公談話之內容、又中山政見、亦僅片光零羽見於報章、尚不能下一有統系有組織之政治的批評、惟是二公之推襟、解決尚未觸著於時局之痛癢問題之焦點、則吾人實不勝顒顒之望耳、此為記者發表於北京某報中論說之一篇、錄此以代批評而已、

然吾輩空談、無可多道、至於二君數見之後、情意融洽、實為政界上一大可注意之新潮流、袁君之批孫君曰、光明正大、絕無私意、所恨相見之晚、孫君之於袁君、則曰雄才大略、當世無可與代之人、且致電黃君克強、催其北上、謂袁公地位、今實在可憐之境、並無可疑之隙、其推誠布公如此、記者嘗怪今之論袁君者、輒曰其權謀百出、專以手段勝、而其左右親信之人、則謂袁君實一老實之人、至謂老實之極、遠過於三國志演義中之魯肅、世之論孫君者、亦謂其智術過人、深明老氏之學、而孫君之老同志、則多不謂然、今以二君互相推獎之言證之、然則二君之互為言者信耶、抑他人之浮言信耶、

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民國元年九月初八日）

其三

到京後所發表之各種政見

總記孫君到京後所發表言論之最可注目者、(第一)爲宣言不受第二次總統之職、此於政治上時潮將生莫大之變化者也、(第二)宣言己所主張之民生主義、並非推倒富豪如世俗所傳搶富濟貧之說、實欲調和資本家與勞動家將來之衝突、嘗以資本家喩君主、謂同一君主、在俄則專制如彼、在英則無異於民主之共和、實表明其所主張者非均產或共產的社會主義、實係國家社會政策、(即德意志所謂講壇社會主義)蓋據孫君之意言之、不當名爲民生主義、簡截痛快以說明之、直國民黨所謂民生政策耳、(第三)戒飭同盟會員不應頑固守舊、仍持攻擊態度、須知從前反對同盟會者皆黑暗中人、今日共和告成、人人心地皆是光明的、其反對同盟會者皆社會有意識之人、若仍持攻擊態度、則必占失敗地位、此數語最爲普通人士所欣賞、聞有人勸中山多接見異黨黨員、謂彼中多有意識人、不可以官僚派三字抹煞之、中山云、我心中絕無官僚派三字、蓋中山君意又謂此三字爲字典中所無耳、

以外孫君之陸續發表於社會者、若直接借債說、若二十萬里鐵路說、若遷都說、其對總統府中人所言及者尙有地價稅說、地價稅說即中山向所主張之地價單一稅、世人亦旣聞之熟矣、惟最奇異者、孫君絕不曾以此單稅主義發表於公開演說、豈謂北方程度低下、不足與言、抑欲力自韜匿、不欲有社會主義家之臭味耶、

記者亦曾研究中山主義之人、今請借本報以說明先生所主張政策之系統何如、蓋中山(第一)主張單稅主義、謂將分土地爲上下三等而各異其稅、良以文明發達之後、地價日昂一日、此地價所增之收入、實由實業發達時勢天然之利、非地主以勞動而得之收穫、故非累加重稅不可、若地主不願加稅、則可照其契約中所填之價買歸國有、故中山主張契稅、主張土地單稅、主張土地國有、皆由此一系統所發生者、(第二)則主張鐵道政策、謂美國鐵道每年收入不下七萬萬打拉(即十四萬萬元)京奉鐵道開辦三年、已足償還該路所借之債而有餘、今若築路二十萬里、則照美國之例、每年必得十萬萬之收入、即此一端、已足支持全國財政、(第三)則主張礦山租借政策、謂中國礦山多係國有、若實行租借政策、則每年可得租料十萬萬、故據中山之意、若以其理想而實行之、第一每年可得二十倍於今日之地稅、第二每年可得十萬萬之鐵道收入、第三每年可得十萬萬之鑛山租借稅、中國固不會窮死、人民尤不會餓死、將來又決不會有第二次之社會革命、其所對北京內外記者所言、皆不過此三種政策之零光片羽、蓋孫先生之樂觀主義如此、當此存亡危急之秋、中山君可謂雍容而暇豫者矣、(中國俗語有云秀才一日不死、狀元有年好做、愚亦謂祇能保得中國不亡、則中山之理想不患無實行之日耳、)以上、皆可作爲中山君之理想、不復多道、惟中山君對於時事問題主張最力之遷都說、將來不知生如何結果、此尤可注意者也、據記者之祕密偵探、孫君實主張遷都蘭州、其義蓋與其所主張之鐵道政策有密切之關係、蓋既有連絡歐亞之鐵道出現、則全國之中心點自變、特先生之意、以爲將來全國之中

心點在蘭州耳、然據其昨日對於參議院歡迎會所演說之詞、則又不爾爾、茲節錄如下、

先生謂兄弟今日所最希望參議員諸君者、在於民國建都一事、北京以地勢論、本可為民國首都、故自明迄清、俱無遷移、而北有山海關、南有津沽、砲臺林立、國防亦固、此兄弟二十年前北來所目覩者也、無如庚子以後、國權喪失、形式一變、南北險要、蕩若平夷、甚至以一國都城之內、外人居留、特畫區域、砲臺高聳、兵隊環集、是無異陷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被束縛其手足、此後我若舉行練兵增防、彼必橫行干涉、甚且彼亦愈增兵設防、而況都城地點、北鄰兩大強國、俄在蒙古、日占南滿、韓滿交通日便、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如此、可知時勢不同、斷難拘守舊說、在前清時代、舉國上下敷衍因循、遺誤至此、可勝浩歎、兄弟之為此言者、非好事變更、實國家中心之政府!處此危城、萬無騰展之餘地、為可哀也、即如兄弟此次來京、前日至交民巷、我兵有一人誤入外人門戶、次日外人即有公文到外交部、責我違背條約、本國人在本國都城內、尚受外人限制、此地尚可一朝居乎、古人謂城下之盟為喪權辱國、諸君試想國都內受此限制、辱豈僅城下之盟、夫亞洲國家、強如日本、弱至暹羅、皆無受困至此者、而我以莫大之古國、新造之邦、甚豈可不於此首謀所以位置、故兄弟謂北京萬不可居、將來須急速遷移、至於地點、則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無之不可、春間武昌南京之爭、皆不成問題、亦非謂武昌離海較遠、即可圖存、蓋圖存在能自強、如不自強、即遠至成都、賊亦能往、不過目前擇一離外人稍遠、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便於自由練兵、從容活動耳、今日世界各國、乃武裝的和平、無事時不知威

覺、一日有事、北京政府、只有坐以待斃、兄弟來京、認此爲最大問題、二三日後、卽將與袁總統詳細協商、在袁總統對此亦無甚成見、將來不難得其同意、至有謂遷都爲外人所不許者、兄弟謂外人斷不至如此野蠻、我之國都我欲遷徙、外人不應無理干涉、若擔保其無意外危害、外人亦必以我之遷都爲然、兄弟所見如此、願參議員諸君注意、是所切望、

又與記者偕訪中山之神田君、起首卽問先生到北京後有如何之感想、中山君答謂我見使署衞兵及城樓上之大砲種種、不快意、以非從速遷都不可、神田君卽問將遷往何處爲宜、中山云、祇須離開北京、無論何處皆可、其所述與上所敍之演說意思相同、吾聞蔡鶴卿先生在上海演說謂北京爲強盜窠巢、萬不可往、其意祇在對內、而先生之遷都、則主張對外、古語有云、我能往、寇亦能往、先生獨未之思耶、

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 民國元年九月初十日

其四

第一次之約見、既不及見而出、記者訂於九月四號五時展謁、欣蒙特別賜許、如時而往、正逢中山君方自共和黨歡迎會歸、沿途警衞杜絕行人、記者乃於是日親見之也、及門、則門庭闃寂、大非第一次訪問時之比、蓋是日乃中山君不見客之日也、投刺而入、卽蒙接見、中山君方閱一電報、閱畢、卽問記者有何見教、茲彙記問答之詞如左、

(問)先生之政見、已經各處發表、大都領悉、惟聞先生竭力推舉袁總統、以為可以救治中國、但袁總統與參議院之多數黨、及各省都督、尚未能誠信相孚、長此遷延、國家必無統一之望、先生有何法以維持之、

(答)袁總統尚未言及此事、然此事卻不甚難、祇須袁總統略為遷就、便可互相了解矣、

(問)所謂遷就者、於法律上減少中央權限乎、抑用別種方法乎、

(答)並非於法律上、即如各省都督、多半主張民選也有主張中央派的、(中山君隨將手中所持電報示曰、此即貴州來的電報、他們是主張中央派的、)然欲由中央派去、即於中央不利、

記者急問之曰、既是有主張民選、也有主張簡派、然則欲求調和之法、必願意民選者即任其選舉、願意簡派者即由中央簡派乎、

(答)照原理上、總是民選的好、何以說中央簡派反於中央不利呢、此話須得解釋、第一中央派人、不見得盡是好的、而且難得見好、若都督與地方衝突起來、則地方人民抱怨中央、反生地方與中央之惡感、而且中央往往無相當之人可派、譬如我們廣東、中央不曉得情形、派那個去纔好、若由民選、則即都督不好、他們祇能由少數黨埋怨多數黨、說他不應該選出這種都督、就埋怨不到中央了、第二都督既由民選、則地方上有不滿意都督之處、他就來京依重中央的勢力去牽制他、都督恐怕他們牽制、也就不能不借重中央、中央之權力反能因此增大、譬如我們廣東、前有少數人不滿意於現在都督、就來京想

法子推倒他卽是先例、

(問)軍民旣未分治則所謂民選者由軍人選擧出之耳、先生旣主張民選是否主張軍民分治、

(答)五六年內軍民分治的情形也是辦不到的、因爲不主張分治的人、中央未必能派兵去打他、

(問)然則有何方法以處之、

(答)此必等待與徵兵制度將此等的新兵盡歸中央管理、而地方老兵、或歸天然淘汰、或改歸警察、地方上無兵權、自然漸漸可以分治矣、

(問)然則如先生所定五六年之內、中國必無統一之望矣、

(答)五六年不統一、有甚麽要緊、何必如此心急、美國到如今還沒有統一、

(問)美國之統一、似應比中國更難、因爲中國向來是統一的、美國却原是聯邦的雛形、

(答)美國革命之後、乃是聯邦、其先並非聯邦也、

(問)若是國內可以自立、照現在情形、本沒有甚麽要緊、但現在外蒙之亂、已及內蒙、西藏原有駐軍、已自大吉嶺送歸、而四川征藏之兵、又不能前進、外患情形、如此逼迫、國內四分五裂、何以對外、

(答)對外一層、是與這個問題沒有關係的、若是現在要打仗、我們廣東儘可出兵三萬、自行籌餉、說到外國的事情、我們中國的人心、人人是一致的、

(問)現在蒙藏情形如此、外交緊急、全國皆動、先生以爲中國有亡國之憂否、

(答)決無決無、

(問)先生政策記者向頗研究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自先生到京後、記者深佩先生爲中國第一之樂觀派、但全國人心多半是消極悲觀有一部分人對於先生樂觀之說頗懷疑義、以爲人已快死、你還是那裏說種種高興的說話、故記者之意、以爲先生必須將蒙藏諸緊要問題、設法與袁總統解決令全國人心恍然大悟中國之必不至於亡而後對於先生所說種種事業亦必異常踴躍、

(答)這個是關於外交很複雜的很祕密的法子、是有不能宣布、

(問)記者決不發表先生作爲個人的祕密談話何如、

(答)決不可以決不可以、

(問)先生的鐵路計畫定於何時切實發表眞正實行、

(答)這個我已經與政府商議、政府答應的條件、是很寬的、只要外國人肯借沒有十分損害主權、就會答應、將來看參議院怎麽樣通過、我就按照所定條件去募債去造路、

(問)鐵路計畫既是先生發起、別人不能十分明白、將來光景是要由先生一個人承辦的、

(答)那個我總得要同各省商量、即如湖南現在就有電報請我去幫他們的忙、

(問)先生所開三條路線內、有好多已歸外人承辦、此等如何辦法、

(答)本來是外國人辦的、原是歸他們辦、我們不過輔助他們、並無妨礙、

（問）先生將來必須還要到外國直接募債罷、

（答）募債的事情非到臨時不能豫計、將來或是直接募債、或是與外國工程師訂立合同、共同辦理、

（問）究竟先生對於袁總統之批評何如、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歡辦事的、民國現在很難得這麼一個人、

（問）他的新知識新思想、恐怕不彀麼、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來沒有到過外國的人、能夠這麼清楚總算難得的、

（問）他有野心沒有、

（答）那是沒有的、他不承認共和則已、既已承認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將失信於天下、外國人也有不能答應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夠打勝全國、並且能抵抗外國、纔能辦到、這是怎麼能夠的事情、況且現在已經號令不行於地方、他若改變宗旨、於他有甚麼利益呢、

（問）這種說話都是由各政黨生出來的、於國家有種種不利、究竟先生看看現在中國政黨之弊病、在什麼地方、有何方法可以救正、

（答）這個一時是沒有甚麼法子的、讓他們自己鬧鬧鬧、過幾年自然明白、

（問）先生向來主張地價單稅、這就是國家社會政策之一種、就是先生向來所提創民生主義之最要政策、究竟現在要實行不要實行、

(答)這是要從速實行的、因爲地價不定、地皮一天貴一天、將來造辦鐵道購買地皮時、異常不利、現在英吉利紐錫蘭均已實行了、

(問)地價單稅法係專按照地價收納租稅、此稅一行、則其餘租稅是應該一律停辦的、先生既欲實行地稅、則其餘租稅一概停辦乎、

(答)一時試辦是不能停辦一切的、等待有把握之後、再想辦法、

(問)先生之樂觀說、我們是很佩服、但是先生的老同志、如汪精衛蔡孑民、個個都上西洋、似乎又很消極、就此看來、似乎樂觀派的人不很多、

(答)他們都是很樂觀的、所以上西洋求學、不然他們就不去了、

(問)先生從北京就要往東京歐洲、有此說乎、

(答)現尙未定、

語次適國民黨理事喀喇沁王貢桑納爾布來訪、先生問喀喇沁部落、現已懂得共和的原理乎、喀王唯唯、而應很懂得的、而書記報告國民黨理事大半都在樓上候見、記者不便久溷、先生因起立告辭、先生握手言再見再見而出、